

文史資料

第五期

(总第二十九期)

政协礼县委员会文史组编

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五日

民国十八年(1929)礼县屠城惨案之始末纪实

王 寿 大

曾震惊全国的民国十八年礼县屠城惨案，在六十年漫长岁月中逐渐被人们淡忘。作为当时身临其境之人，今天回忆起来，仍然历历在目，心有余悸。

一、事件发生之远因

民国十八年(1929)，全国军阀混战，在西北之冯玉祥军，为了打败蒋军，不惜孤注一掷，把全省部队整个调往河南前防，我省变为真空，在此种情况下，群雄四起，各霸一方。

临夏八坊之回民，因过去曾受冯军之残杀迫害，怀恨在心，趁机发动叛乱，由马廷贤率领，并纠集叛军韩进录、王占林等部，约万余

八、到处窜扰。次年，闻知天水空虚，便率部向陇南扑来。

天水为陇南重镇，居十四县之首，专区所在地，非常重要，城内无一兵一卒，城防同何体统？所以，请云段鹤鸣为城防司令。

段是冯部叛军，仅有数十人（枪）。流窜礼县西路一带。礼县县长马绍棠派人招抚，段情愿投降受马节制，马便指派段部驻扎白河，各处群众供给粮草等，以官兵看待，段同时也向各处发展一部分新兵，扩充势力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马廷贤以千钧压顶之势向天水城进攻，偌大一个城市，靠段鹤鸣几百个人作为防守之计，真是螳螂挡车，如何能不失守。

农历四月八日，天水由绅士贾、哈二老率领群众欢迎马廷贤进城，马未费吹灰之力，一举占领天水，百姓免于劫难，段鹤鸣仅以身免，逃奔成县，后来仍被杀害。

马廷贤占领天水后，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安排，便开始收复其他各县，各县县长闻风而逃，听说礼县固守不降，马廷贤还带着家眷等来礼县作为暂时栖身之所。马县长全部容纳，并给以职务，这些人城陷后亦罹难。

马廷贤统治了除礼县以外的十三县，委任了各县县长，派驻了军队，摊派粮款，发号司令，俨然是一个合法政府。然而，各县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其困苦状况，有口难诉！

二、马县长在礼县坚壁清野

礼县县长马绍棠，本是军人出身，略晓军事常识。任县长后，先把四乡民团二千余人，全部调到城内，加以训练。原有警察及城防队共数百人，枪支数百条，子弹甚少。其中有山神团团总杜春华手下所谓刀枪不入的“硬丁”百余人，由杜团儿子杜兆丰和母保董二人带领，同时调进城内（未带枪支），这些武装力量，由马县长统一指挥。

马县长大力整修城防，先把靠城墙外面的民房一律拆除，挖深城壕，引满了水；拆去桥梁，改为吊桥；城门外土坯泥平，里面用沙口袋拥实，仅留小南门一扇可以临时出入。

同时派人到龙王山收购硫磺、焰硝等，作为配製火药之用。又向省方买来手榴弹五百枚。

招降了土匪邵青莲部，升邵为团长，调入城内。邵来时还带了能制造枪支、弹药的技术人员数人，安置在王府院内，日夜赶造军火，以备守城之用。工匠们手工制造的手枪，长枪和真的一样，据说，只是打时不耐热，打过后子弹壳还能重新装药再用。

还将粮食、北关油店、清油、小型石磨等都一齐搬进城内。

西山上埋了地雷，引线牵入城上，由专人看守，必要时一拉即发。城上各炮台布置土枪土炮，石子石灰；城墙外面挂满灯笼，夜间通明，一有情况，立时可以放炮。

这样以来，在马县长心目中，礼县便成了金城汤池，百无一失了。可他吧兵法上“知己知彼”、“孤城难守”之说抛入九霄云外，这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。因此，把城内七千多人，连同他全家性命，一同向

难。他自己也成为礼县屠城之罪魁祸首，留骂名于后世。

三、马县长弄假失策

马廷贤占领陇南十三县以后，便把矛头集中礼县。他们采取先礼后兵之计，先派了代表来礼招安。马绍棠假意应允，随即委任马县长为第二旅旅长，归第一军韩进禄统辖，并发来有关布告，着张贴各处，而马则置之不理，仍抱独立主义。

马廷贤派参谋马乾三来礼探听虚实。他到各处暗察城内情况后，回天水向司令马廷贤报告说，马绍棠是假投降，因为他入城内容各处未发现一张布告，可将马绍棠与秦安县长安云堂对调，真假自见。

安县长调来礼县后，马立时将安与随从一八一一同押进监狱，当即真相大白。马廷贤便向礼县作进兵之计。

在此期间，马县长为找靠山，派了代表向鲁木昌投诚。鲁占陇西（岷县）正在扩充实力之计，得到了这部分兵力自然欢迎，立即派马绍棠为他第八混成旅旅长。其实，当时鲁的实力还不如马的实力。那有另外七个混成旅？只不过是目欺欺人，虚张声势而已。

马县长接到封号后，把全部招牌、符号换成第八混成旅，在旧党部旧址设立司令部，下设八大处，他弟弟赵科长任参谋长，还派了其他各部人员，许多人均被吸收进去，发了军装，给了军饷。一时，全城竟军人化了。

四、敌军向礼县大举进犯

农历五月十七日中午时分，韩、王两军近万人马（全为骑兵）向礼

县扑来。韩军部设在石岭子，王占林军部设在高庙，军队截住四周。韩攻东南，王攻西北，把城围得水泄不通。他们先把城壕内水放干，再割断地雷引线，挖去地雷，在西山上挖了战壕，又用电杆和生牛皮绑成云梯若干。

城外四处百姓逃跑一空，城内外失去了联系，城外情况城内一无所知。这也是军事上的最大忌讳。

五、鲁太昌派代表斡旋失败

城内外均已作好决战准备，外面剑拔弩张，里面严阵以待，何时打响，主动权全操在城外敌军手里。

这期间，鲁太昌派来代表一人，先与城外敌方交涉，得到允许后，才进城同马县长商谈。鲁代表指出：礼县属陇南十四县之列，现在马廷贤已占其他十三县，肯定不会放礼县。你既投了鲁司令，鲁司令对你很倾慕，你就带上你的人马到鲁管辖区岷县去，你要兼县长，可派你为岷县县长。马县长回答：县长兼当，旅长兼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决不离开礼县县城。鲁代表再三劝说，毫无效果，鲁代表无奈，遂向马说：现在太兵压境，兵临城下，还不作出抉择，困守孤城，并非上策，莫若派出代表与统一向去城外商谈，以解燃眉之急？马同意，遂选派王心寅、马子青、王心如三人一同前往。临走时，马县长特别嘱咐：让他们“先退兵后商谈”。

代表们便一同起身出小南门，向石岭子进发。西山上敌兵发现，并

枪射击。鲁代表向西山大喊：“不要开枪，杀自己人！”并未生效。无奈，便都下马靠着路坎下面行走，结果还把李的草帽打穿一个小孔。总算安全脱险。

到了石岭子军部，韩军长便向马县长如何吩咐。代表答以“请先退兵而后谈判”之语。韩听后顿时大发雷霆：（意思说）马县长太不识抬举。礼县属陇南辖区，十三县归顺，你县顽抗，我们以礼相待，你阳奉阴违，分庭抗礼，你县降就降，要走就走，礼县城是我们的，你不择其一，反而指挥起我们来了。我们与你马县长再无商谈余地。明天使用大炮攻城。

鲁代表感觉和谈无望，便起身告辞回岷，我代表也一同告辞。谁知送至门口，敌参谋向韩示意，着将我方代表留下二人，仅让李寅山一人回城，并带去回信。从此把王、马二人扣留。直至城陷后，方向军留守人员一同进城，这是后话。

六、敌人强攻失败后改用地雷爆破

第二天，西山上迫击炮便开始向城内轰击，晚上开始猛烈攻城，人马倾巢出动，喊杀声连天，枪炮声震响，大有—举攻克城池之势。城内每家一个男丁，手拿刃器，上城协助民团守城。城外士兵头顶马鞍，物登着云梯接连冲杀，城上喊着“灯拔亮，油漆上！”。“往下看—爆—炸—弹！”枪弹、石头齐下，许多士兵被打死在城墙脚下。由于城内防守严密，顽强抵抗，连攻三夜，毫无进展，且伤亡严重。

敌人强攻无法取胜，便采用挖暗道，埋地雷，恶毒计策。他们从各

搜来百姓若干，派专人指挥，从城壕沿黄家院内开始向东北城墙脚下挖，为防城上发觉，每晚派兵佯攻，高声喊叫，以掩护挖掘之声，日夜挖掘不息，当挖到城壕时，地势猛低，竟挖露了天，城上不知底细，只见城壕内堆了好些桌凳、门板等杂物，还以为踏着攻城用，其实是为遮掩，从天水运来炸药三棺材，作爆破用。

七、城内出击两次一胜一负

敌军暗挖地道一事，城内连一点消息也没得到，还以为敌军用久困之策，迫使城内屈服。

相持阶段，城内曾两次派部分兵力趁夜偷袭，首次敌人不备，果然大获全胜，杀敌甚多，还夺来枪支、马匹等物，不几天，又去偷袭，敌人有了准备，吃了大亏，伤亡多人，赤膊裸胸打头阵，所谓刀枪不入的“硬丁”同样惨死在枪弹、刀矛之下。

第一次偷袭，敌军吃了大亏后，采取紧急措施，作了各种防备，各路口挖成战坑，坑前堆满桌凳、箱柜、门扇等，作为障碍，士兵埋伏坑内，又把火神庙两廊房拆了，用所拆木椽绑成鹿角叉，从堰渠边开始一直栽到西山脚底下，整个交通断绝，作为屏障。

城内不看阵势，二次出击失利，一部分撤回城内，进攻西山，一部分伤亡惨重，欲撤回，敌兵穷追不舍，退入城壕内，城上不用土枪土炮掩护，击退敌军，得以撤回城内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出击了。

八、孙爷洗凉水长无效

城内士绅个个如坐针毡，每日聚集一起商量，长此下去，终有一死。

不杀即死。全城竟被杀死。城外传言：只许交出马绍棠。与城内居民无干。否则。杀后杀个鸡犬不留！最好能劝说马县长。或走或降。不要让全城百姓跟着遭殃。可此时此刻的马县长。谁敢去说？两议结束。只有请年龄最大。德高望重的孙师傅（孙爷）去试试看。为全城生灵计。孙爷冒死前往进谏。

孙爷见了马县长。吞吞吐吐还没说完整一句话。就被红着眼珠子向马县长。叫卫兵接了出来。这还算给孙爷给了面子。如果别人去。说不定丢了性命。从此。只有听天由命。坐以待毙了。

九、屠城惨状叠竹难书

地道挖通。地雷埋上。敌军遂下令攻城。仍用云梯向南北两面夹击。王闳军同时出动。亮出左肩。作为暗号。擦拳磨掌。只等地雷一响。便从四面发起总攻。

可怜城内毫无知觉。如往常一样。天明敌兵退去后一齐下城休息。只留少数人瞭望。

农历六月初十日。上午十时左右。只听轰隆一声。房屋全部震动。大家发呆。不知所措。惊顷。才知地雷爆炸。把北城墙东头爆开十米宽。敌人便从裂口猛攻。虽经上面极力抵抗。怎奈寡不敌众。更加当天守城人少。无法守住陷口。敌人便长趋直入。势不可当。

马县长上城防守。还毫无益。便退到南城。上面还死守。他们发现北面的敌人已经进城。在洛街乱杀乱砍。知大势已去。无法挽救。这一

齐下城，潜入民家躲避，百姓早已四散奔逃，军士急忙搜寻改换民服。

人们几经经过这种惨杀场面，满街乱哭乱跑，有人喊着大南门开了，便一齐拥向大南门。天呀！南门用沙口袋压得紧紧的，有人提议把沙口袋挪开，谈何容易？正在慌乱之际，敌军已向这边扑来，只听刀枪声、砍杀声、哭叫声，乱成一团。不多时间，这些想逃出城的人全被惨杀在大南门洞里，真如尸堆如山，血流成河！惨不忍睹，不忍卒书！

大街小巷，尽是敌兵；遍地死尸，横七竖八。

两街铺面十几间被敌兵点着，火光冲天，穿城门外（现商业局处）也点燃铺面十几间，直烧至三岔街口，才把火势截断，没再蔓延，两处火灾把市面变为瓦砾场。直到解放后，两处空地才由政府机关修占。

晚 时间又开始了非刑吊拷，多少百姓包括马县长父母在内，均被惨忍地烤死在民间院中，年轻妇女尽管装扮得蓬头垢面，仍然有不少人被侮辱，至被劫走，居民财物被翻箱倒柜，抢劫一空。“杀人放火，奸淫掳掠”贼匪本性，暴露无遗！

九、马县长结局

马县长从南城上退下，途经隍庙街一家院内，敌兵进院，他便主动承认自己就是马县长，当即被敌兵一顿乱打，将双脚打坏，不能行走。敌兵将马拖拉到韩军部（马子青院内），砸上脚镣，放在倒庭床上，一直锁在一起，每天给送两次饭，他二弟赵科长亦被俘，也押在军部与马分住两处。

后来，军队撤回天水时，马绍棠县长和赵、王两个科长一同捆绑解

乘、执行枪毙。

韩军军部设在谈判代表马子青家院内。马子青来驻扎，借以保护他。然而，当他和军部留守人员城克后进城时，他的弟弟却已被惨杀在北城门口。

军部留给马家一面房子，可已被附近寻求保护的妇女们住满。这些妇女才免遭侮辱。敌兵走后，方才逃往乡下躲避。

十、城破后敌军之动向

城陷后，王军部设在县府，被俘获之王科长也押在内。

安县长把监狱作为临时政府，在内办公。部分幸免于死者也避进监狱。一时人多起来，安县长叫办起大灶，大家算有了饭吃。

城内家家户户住满军队，各院内并无百姓一人。四乡逃难者，化装成运送粮车的农民，进城探望亲友，可也见不到一个亲人，反被敌兵抓去抬各处死尸。

死尸被抬出城外扔在河滩里，把河滩填得满满的。内有地方名士，如徐、马、刘等人，又有许多名医，如黄、马、张等人，幸得四医师只有李老先生一人，为全城人治疗疾病。

时值入伏天气，尸胀如鼓，腥臭难闻，被里外都能闻到。不多时间，化为枯骨。到了冬季，才由地方绅民协商，于西北城角外，修建一座七层寄骨塔，把死寒骨葬于里面。所有被难家属，逢节过令，拜扫凭吊，借表哀思。

祁团总杜清华之子杜兆丰，于白衣堂被俘，为保性命，杜兆丰求把

如送交军部，他可以写信叫他父亲把秋山神团（枪支全部献来，社交来走后，果然未受处分。韩军长让他和其他虎口余生（张槐三、陈仁长、马子青、王心如等）结一道在军部作筹款之计。

敌方给我共派了现款十八万元。由安县长下令，向四乡征收，逼得百姓倾家荡产。结果还一只收了一半，其余由安负责征收。

十五日，把兵撤回天水，临走把抢来的年青妇女、银元、财物一并带去。马县长等一同押往天水。

留下一个团兵力驻防礼县城，驻军嫌城内空气不好，全部撤出后，才把民房腾下，百姓总算有家可归了。可是室内空空，一无所有，生活又成了问题。当时全城十室九空，百姓寥寥无几，且多系伤员。

当时北平《大公报》登载：“礼县是陇上寡妇城。”可怜只有老寡妇，不见一个年青寡妇。

经过特大浩劫之后，虽然一时苟安，人们还提心吊胆，尤其晚间，阴森之气，使人窒息，不寒而慄。在此情况之下，真如度日如年。

十一、总算盼到了光明

挨过了一年多的惨痛岁月，方由川军营救了全陇各县人民，倒悬，重见天日。

自城陷后，地方上有志之士，有黄巡官、丁队长、白福成等人在洗坪一带发展武装力量，千方百计从四川购来枪支弹药，招募青年，联络天台山武装（又叫磨子岭），同心协力，组织起一股强大武装力量，每天加紧训练，准备光复县城，为民雪恨。只是考虑到敌强我弱，

~ / ~

未敢轻动。

川军因粮米计，顺利占领西和。城内留守敌兵闻讯，急忙先将抢来的妇女、财物等全数送走，收留下百余人，马不卸鞍，随时准备逃走。初六晨间武强中连西和川军首领杨抗权等取得联系，急于解救礼县群众。不数川军一闻声来，立即率先向城内残敌发起进攻。一天早上，天刚亮时，西山上喊声大震，枪声乱响，人们从睡梦中警醒，见西山上红旗招展，喊声尽是本地土音，才知道自己人解救他们来了。

真如兵败如山倒，残敌如丧家之犬，落荒而逃，立时跑了个干净。百姓集结街头，欢迎被救，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！

不料逃走之敌知道了并非川军时，又纠集驻永兴一股敌军反扑回来，散扎城四周，造成强大威胁，城内群众闻敌色变，救兵人少，这一下再杀进城可能什么都完了。许多人已提前奔赴西和向川军啼哭求救。川军说，他们不势已去，绝不敢再攻县城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随后就到。

果然川军随即来礼，受到礼县人民热烈欢迎和犒劳，住了数日，起程进攻天水，我方武装勇士作了向导，川军浩浩荡荡向天水进发。

马廷贤部本是乌合之众，闻川军到来，不战而逃。从此，陇南全境又换了一个新气象，人民重见天日。

这部惨痛历史，仅写到这里，作为结束。